王侍郎奏議

王侍郎奏議卷十

續稿目錄

賞　存問謝　恩摺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

奏爲恭謝

天恩事本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前任兵部侍郎王茂蔭志慮忠純直言敢諫特諭議

政王軍機大臣傳至軍機處察看據該侍郎自稱精神尚

未復原急切恐難任事係屬實情若遽令銷假轉非所以

示體恤王茂蔭著安心調理一俟病痊卽遞摺請安聽候

簡用欽此竊　臣愚魯之資蒙

先皇帝擢任卿貳因病陳請開缺有年茲逢我

皇上御極景運維新亟思勉竭駑駘力圖報効而病體衰

頹未能稍酬夙志悚惕正深昨奉傳知至軍機處據實瀝
陳益增依戀
闕廷急切不能圖報之懼乃荷
聖恩逾格曲予優容仰叨
體恤之仁慈彌愧忠純之
嘉勉臣何人斯獲承
知遇撫衷循省感激涕零臣惟有趕緊調理息心靜養俟
精力稍可支持即當泥首
宮門求
賞差使斷不敢自外

生成稍耽安逸庶期仰荅
高厚鴻慈於萬一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繕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條陳時務摺　同治元年三月初八日

奏爲敬陳管見恭摺瀝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以衰朽之質荷蒙

恩旨中心感激寢食難安數月以來極力調理氣體雖經少愈而言語仍形蹇滯自揣向未復原因思報

國惟有進言臣力無以効犬馬之勞而臣言或可爲芻蕘之獻謹就見聞所及攄繕五條爲我

皇上陳之

一天象示警急宜脩省也臣伏處通州聞街市紛紛傳說

正月初八日日象有三大暈又二月初三日星象亦有變

異近且風霾屢作雨澤愆期臣不知天文亦不知欽天監曾否奏聞竊謂天道昭於上人事見於下天人感應捷如影響如上年秋冬間之事變五月即有星象昭示兹變不虛生如此伏思

皇上奉

兩宮

皇太后端拱深宮議政王孜孜求治以輔弼我

國家政務清明何應有此然機兆於微而患萌於近天之示象不必其事之已見原予人以修省可轉之機臣伏願

皇太后

皇上與議政王交儆於微毋忽於近隨時隨事皆存戒謹恐懼之神增一分脩省則滅一分災異增十分修省則滅十分災異天不可欺必以至誠無僞之實心行震動恪恭之實意所謂應天以實不以文者存之於中不必宣於外庶幾化大爲小化有爲無斯有道之象自見矣

一責任重大務宜專一也臣聞用人者必惜人力用馬者必惜馬力昔東野稷以善御見魯莊公而顔闔決其必敗爲其馬力竭也漢相陳平唯兵刑不知錢穀不對故能出奇計唐太宗責房杜曰公爲宰相當須開明耳目訪求賢哲比聞聽受詞訟安能助朕求賢臣自上年冬月奉傳至

軍機處見議政王所管各衙門庶務紛至沓來幾於應接不暇心竊慮之方今用兵省分半天下機務已極繁重各部院奏上事件均須獻替擬

旨往往一事之來有非殫心研慮不能得其窾要者昔周公至聖猶且思而不得至於夜以繼日議政王雖明敏過人然過勞則心力分而神明易竭 臣愚以為議政王宜專心機務其餘事件綜其大綱而已 臣意

聖心非不知此特以諸凡重務必議政王管理方可放心然兩重相形則尤重者自見若議政王精神周察於各將帥督撫與各部院大臣務令皆得其人則內外就理軍務

自平天下可不勞而理矣

一言官宜務優容也伏見

御極以來廣開言路優奬諫臣亦云至矣嗣乃有獲咎者雖其咎由自取然臣竊恐諸臣動多顧忌不敢盡言也昔者唐太宗厭上封事者多不切事欲加譴黜魏徵曰古者立謗木欲聞己過言而是朝廷之益即非無損於政憲宗以諫官多謗訕朝政欲謫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李絳曰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古來賢臣之言類如此且匪直此也人之學識心術原自不一正可因言以知其人若人皆緘默則

賢否轉無自而分伏願
聖心法大知之舜隱惡揚善斯嘉言罔伏　臣　爲天下計非
爲一人計也
一府尹不宜兼部務也伏讀
諭旨石贊清著兼署刑部侍郎查順天府管轄二十四州
縣事務殷繁屬官時有稟見當一一審其才能直隸時有
會商當一一酌其可否即賢能之員猶恐精神未能周到
似不宜再兼部務況刑部事務亦繁必須逐日到署若不
存心部務則雖添一員亦如無有若將部務存心則一心
難以兩用且由府至部來往幾二三十里兩缺皆繁而日

慶二三十里工夫亦殊可惜又順天府有咨刑部案件刑部有劄行順天府案件兩署之事不必一一符合設有駁改斟酌之處而刑曹以府尹爲本部堂官多所遷就亦非慎重公事之道臣見道光年間府尹不兼刑部亦猶刑部堂官之不兼步軍統領慮其有所窒礙意深且遠茲專轄之任不比兼尹也

一奔競之風宜杜其漸也臣聞通商衙門行走司員皆從各衙門取送不知當時獎勵章程如何奏定乃今甫及年餘一概優保有今年甫行到署不過月餘亦得保者臣竊以爲過於優異恐有流弊若通商衙門保舉如此則各衙

門當差人員皆以潛求保送爲得計而於本衙門事件悉皆拋荒恐奔競之風日開其漸不可不防也

以上五條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臣不勝感激悚惕之至謹

奏

上諭王茂蔭奏天象示警急宜修省等語所奏甚是朕以

沖齡寅紹

丕基兢業罔敢怠荒迺自正月以來日星垂象雨澤愆期

昨雖得有時雨農田尚未霑足此皆由修省未至弗克感

召和甘所幸

天心仁愛懸象示警深切著明因思感應之機捷如影響
我兩宮
皇太后朝乾夕惕惟日孜孜朕尤當益加寅畏恐懼修省
以承
天眷其議政王以及各部院大臣亦當交相策勉如有政
事缺失必應隨時匡弼直陳無隱俾得庶政修明用副應
天以實不以文至意欽此
上諭王茂蔭奏請飭議政王專心機務事總大綱等語朕
奉兩宮
皇太后親政以來因念時事殷煩特授恭親王爲議政王

在軍機處行走原期事總大綱用資勘助近聞各部院於應辦事件往往窺探意指先期向議政王就商在議政王向以公事為重自不肯以一人之見擅行裁定而各部院大臣皆出自特簡庶績釐凝全賴該大臣獻替可否以臻妥協即舉措或有未協亦當力爭匡救用輔不逮方合古大臣忠亮之義其一切應辦事件各有專司只宜斟酌例案斷不准多所揣摩藉口稟承致負委任其議政王所管各衙門隨同辦事之大臣亦均身列卿貳遇有意見不同者不妨獨抒己見與議政王公同妥商豈可依唯畫諾稍存推諉之心議政王於一切政務當綜其大綱如有各部

院辦理未協者並著盡心糾參用副寅亮天工庶官無曠之至意欽此

上諭王茂蔭奏言官宜從優容等語我兩宮皇太后親裁大政言路宏開虛心採納樂聞讜言前因御史曹登庸於會議定陵規制眾論僉同之事先自陳奏不知大體並於派辦工程司員率以無據之詞牽涉彭蘊章綿森等恐啟揣摩嘗試摭拾曖昧之漸於世道人心甚有關係特降補員外郎用端習尚其餘如博桂所奏詞意龎雜無裨政治僅將原摺擲還亦未加以譴責本年御史劉慶奏請飭正奏疏

體裁所言殊屬非是且意近迎合伊古名臣奏議無非以國計民生重大請務爲經緯該御史既爲言官茫昧無知率請飭正體裁豈言官建白必有故套可循亦將其原摺留中以示優容至糾劾劣員條陳時政者無不立予施行即或事有窒礙言涉浮泛者亦各節取所長以宏達聰明目之意嗣後該科道等官於一切政務確有所見足以裨益時政者仍著據實直陳無稍徇隱朝廷將細察其才識言論破格優奬以作敢言之氣用旌直臣而收成效將此諭知科道等官知之劉慶摺並著交內閣發抄欽此

上諭王茂蔭奏保舉太濫宜杜其漸等語據稱總理各國

事務衙門司員甫及年餘概行優保且有甫經到署不過月餘亦得優獎恐滋流弊等語所奏不爲無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前於保奏司員摺內聲明係辦理外國事件與各部院事務不同且事屬創始諸形煩劇是以未照奏定年限破格請獎當經特旨允准用示鼓勵第恐此端一開各部院衙門司員有所藉口致滋流弊除此次所保各員業經允准著吏兵等部毋庸照尋常勞績覆滅外嗣後該衙門務當照奏定章程以二年爲限擇其資格較深辦事勤愼者酌保數員照例獎敘不得意存見好概行保奬以符定章而杜弊端欽此

上諭刑部右侍郎著吳存義署理石贊清著毋庸兼署欽
此

尼山祠廟被毀請飭脩理摺　同治元年四月初十日

奏爲尼山祠廟被匪拆毀請

敕地方大吏趕緊剿辦匪徒並籌欵修理以重祀典而光

聖治事臣恭讀本年三月十三日

上諭孔繁灝奏尼山

聖廟書院被匪拆毀自請議處等語據稱距曲阜五十里

之尼山建有

聖廟書院逼近教匪巢穴二月初八日該匪將書院及顏

母祠等處拆毀並將該處祭器等物毀壞孔繁灝職在奉

祀未能先事豫防著交部議處各該地方官疎於防範咎

亦難辭著譚廷襄查取職名交部議處欽此仰見
皇太后
皇上尊崇至意臣伏查顏母禱於尼山誕生
至聖先師故尼山有顏母祠漢魯相韓勅重加修葺歷代
因仍不廢道光十九年
宣宗成皇帝特發帑金修葺完固所以昌明聖學昭
聖教而息邪說意至深遠也迺鄒縣匪徒惑於燒香邪教
甘外生成聚衆滋擾地方竟敢拆毀尼山廟宇此等亂民
寔覆載所難容臣不勝憤懣伏查顏母祠為尼山建廟所
由始因

先師三歲而孤稟承母教爲萬世師表恭查雍正二年六
月曲阜
聖廟災衍聖公孔傳鐸奏聞請罪奉
上諭據奏
先師大成殿以及兩廡俱被火災請出
聖像牌位新建崇聖祠幸得無恙等語朕心警惕不安朕
惟
孔子道高德厚爲萬世師表所以維世教立人極者與天
地同其悠久朕臨御以來思極尊崇之典用伸仰止之忱
今闕里

聖廟被災豈朕尊師重道之誠有未至歟朕在諒闇之中
素服齋居無庸更事減膳撤樂惟謹擬親詣國學
文廟虔申祭奠宣讀告文以展朕跼蹐不安之誠先期齋
戒二日於二十七日不設鹵簿朕隨身素服前往諸王大
臣官員陪祭者亦皆常服從事仍遣官馳赴闕里祭告以
慰神靈幸新建崇聖祠無恙
聖像神牌不致露處朕心稍甯遣工部堂官一員會同該
撫作速計材料工擇日興修務期規制復舊廟貌重新該
部遵旨速行等因欽此仰見
世宗憲皇帝遇災恐懼之至意惟彼係天災此則人事臣

愚以爲
皇上宜紹法
祖
宗倍加乾惕並
敕下山東巡撫趕緊將匪徒剿滅毋任滋蔓並飭有司於
地方平靜後即速籌款修理以重祀典該省大員爲多咨
會任督撫司道如各捐貲湊集自無難辦再查孔繁灝奏
稱尼山距曲阜僅五十里則匪徒蹤迹已近闕里若地方
文武不能速行懲辦設有滋擾更復成何事體臣爲息邪
說備

聖教起見不揣冒昧繕摺奏
聞伏乞
聖鑒謹
奏

和約不可改字片 同日

再臣伏讀三月初八日

諭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飭地方官於交涉教民事件迅速持平辦理一摺摺內所請各節均着依議行等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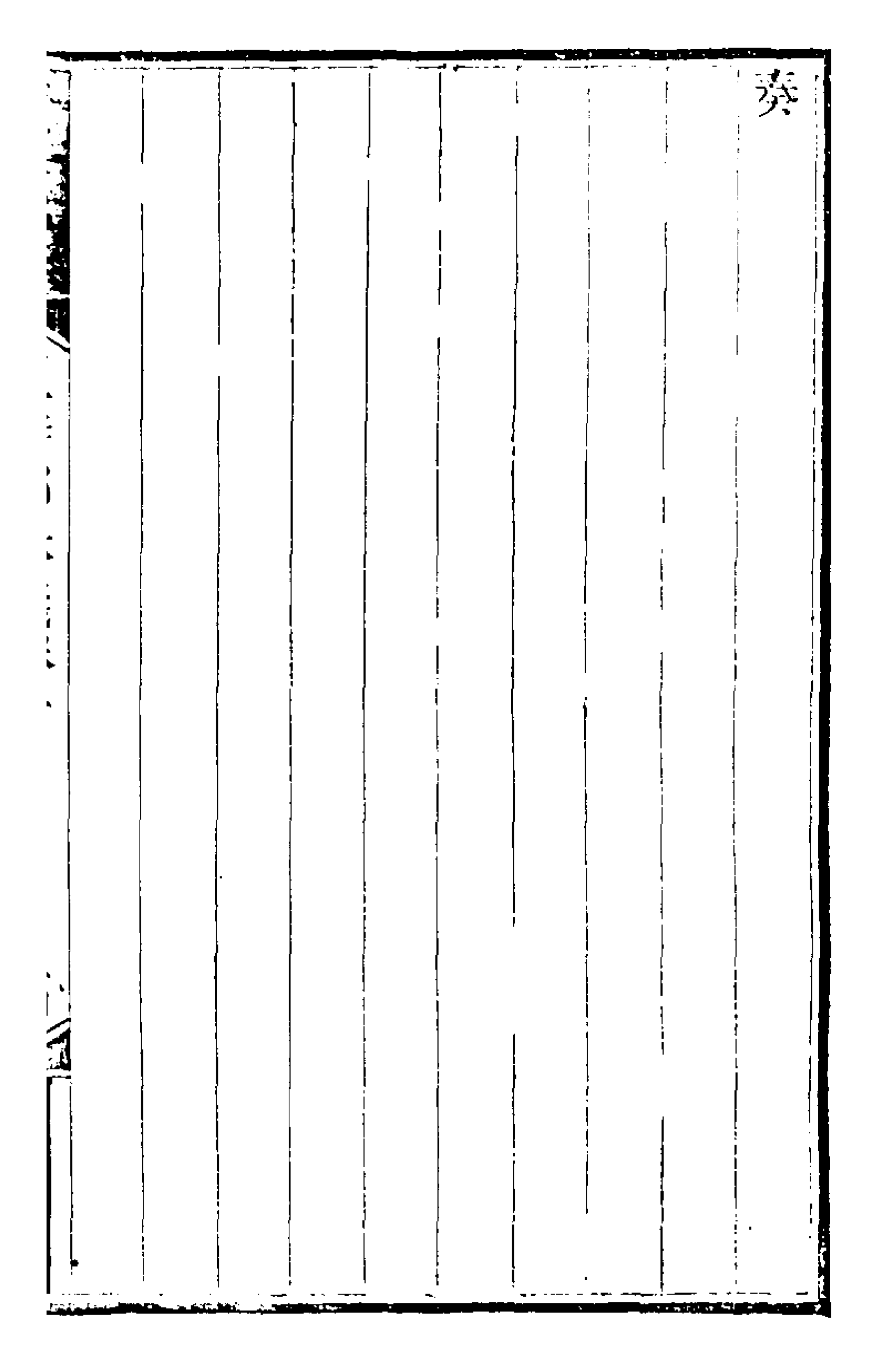
欽此及讀該衙門原奏法國條約內所有或寫或刻奉禁

天主教各明文無論何處概行寛免等語現在天主教既已弛禁所有各項明文已在毋庸議之列應請查明一律

革除嗣後如修新例不再增刊並將舊例所載全行刪去仍將條欵寛免字樣改爲革除等語伏思此例已寛免矣該國必欲改爲革除此其心爲何心該國之所爭者盍國

體也臣思他事可從茲事看似無關緊要而斷不可從國之所以爲國專在此等處務告以和約已定現在不可更改如其可改則亦可渝明示以約之當持隱示以守之不易該國知不可干自必退阻如謂該國現在上海帮同打仗豈此尚不可從則薛煥之奏不可恃其中當有別情若謂該國竟肯出力則合兩國之兵力何難破除此賊非徒報勝仗而已茲事雖屬已往將來類此者竟恐尚多竊願堅持和約以戢其志否則志不可厭將必要求無窮矣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謹附片密


癸

病痊銷假片 同日

再臣感念

天恩急思圖報而自維葡質尚未全瘳性靈大減於曩時

智慮已衰於晚歲雖不敢少耽安逸自外

生成實難以力任鞭馳更膺繁劇在

朝廷因材錄用原非臣下所敢言而臣子量入苦衷或亦

鴻慈所矜念所有微臣銷假下忱附片瀝陳伏乞

聖鑒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謹

奏

署副都御史謝　恩摺　同治元年四月十三日

奏爲恭謝

天恩事同治元年四月十一日内閣奉

上諭晏端書現在出差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著王茂蔭署

理欽此竊臣質慚庸陋性極顓愚蒙

先皇帝簡擢之恩毫無報稱際我

皇上嗣興之始特荷

傳宣

疇覆恩深顧躬軀而滋愧就瞻志切幸微效之少酬乃承

寵命之加俾攝臺垣之副伏念職司憲典實綱紀之總持

況當

廑念民依冀隱微之畢達臣惟有益加兢惕懔執法以持平倍矢慎勤期循名而責實庶效涓埃於駑策稍酬

高厚之

鴻慈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繕摺叩謝

天恩伏乞

聖鑒謹

奏

請飭潘鐸辦理陝西軍務摺　同治元年四月二十日

奏爲敬陳管見恭摺仰祈

聖鑒事伏讀日抄知川匪已竄赴陽平豫匪亦竄越富水現在各省惟山陝稍爲完善京餉兵餉多取資於此若陝省再有竄匪則山西恐亦難保必得設法堵禦趕緊剿滅因思辦理軍務貴得其人該撫瑛棨未經兵事恐非禦侮之才　臣聞署雲貴總督潘鐸行爲賊阻現駐陝西該撫前在湖南守城禦賊有效兵機將略年來尤爲究心現旣阻陝則雲南軍事鞭長莫及可否請

旨飭下潘鐸就近先行辦理陝省軍務而令瑛棨以員弁

兵餉資給之與張芾分投剿辦三人同心協力庶可迅速蕆功至於辦理之法先貴熟悉地方形勢臣所識有陝西蒲城舉人權以巽於該省形勢險要言之詳盡謹將該舉人所著保關陝說恭錄進呈

御覽再該省隴州知州邵輔於軍務頗能用意講求咸豐十年見川省有事慮及陝省曾上保衞關中十策深爲切中而當時不用以至於今夫事未至而先慮及非有心人不能又富平縣知縣江開亦嫺軍務而才不甚純然駕馭得宜用其才而不爲所用於事未必無補該二員均安徽舉人與臣同鄉昔唐臣崔祐甫有言非親舊孰知其才臣

爲大局方亟起見不敢引避小嫌請
飭交滙鐍差委試其能否如其不能則請罷之不揣冒昧
敬以上陳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請止調南苑兵赴陝摺 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八日

奏爲敬陳管見恭摺仰祈
聖鑒事 臣 聞陝西軍事現調撥南苑兵又命德興阿爲之統領聞者人人詫異夫將者三軍之司命也君不知將謂之棄其國將不知兵謂之棄其師蓋古人之愼重若此德興阿前在揚州天津僨事有明徵矣何以保其此後之不僨事乎現在可稱爲完善省分者有幾
國家之有陝西實不堪再爲嘗試矣南苑之兵甫議訓練非已訓練也 臣 固未知其兵如何然以時日計之則共見共聞無如此迅速之理夫以不訓不練之兵剿辦賊匪則

不足騷擾地方則有餘出京所過之地爲山西必將首被
其害現在所恃爲財命根源者謂何
國家之有山西實不堪再爲擾害矣夫陝西鄰省有湖北
有河南河南則現有僧王大營湖北則現在無事其地皆
較京師爲近就近調撥自較得力想
聖慮必已計及京兵卽去亦來不及似可無事調動且此
兵一動則天下皆能窺我之虛實而長賊匪之戎心何也
一調撥而卽動南苑兵則國中之無兵可知也臣願德興
阿姑且少止而留南苑之兵益加訓練則足以壯聲威而
張

國勢
朝廷舉動務須謀出萬全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謹
奏

論成明不可赴軍營請用寶山摺 同治元年五月初八日

奏為敬竭愚慮再行瀆陳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 見近月各路軍營消息漸好良由上年以來

調度得宜將得其人也是將得其人則利不得其人則害

有明徵矣上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成明現赴軍營直隸提督着寶山署理欽此臣 因而

攷之成明人甚體面上年朝陽之役功績卓著似乎將才

可恃然聞是役也成明初在山口月餘探得勝保兵有抵

朝陽者恐勝保來成功始一舉進口 賊被剿逃逸出口

裹脅皆散有頭目四百餘名騎馬東逃 錦州義州兩路

兵勇迎頭西上後路追兵又至賊皆竄入羅家台之燒鍋聚該聚約有四里兵勇午刻四面合圍專候將令即用火攻先喊令良民想法自全聚中已哭聲震地成明于申刻到不准火攻定於次日剿辦改作三十餘里之長圍賊二鼓窺黑龍江園已逃駕牛馬大車衝逸成明五鼓始知奉省各屬由此被擾柴寶善至今未獲是成明之爲將恐未盡善現在陝省之軍務似乎稍緩山西之滋擾尤爲可慮得已則不如其已不得已則莫如竟用寶山臣聞寶山係屬孝子樸誠忠勇該員酒量甚大自倭仁以書戒之遂爾斷酒自奉天來者人人所言皆同該員帶兵似可不致滋

援此時地方不敢求其有益先欲求其無損臣非敢故爲
阻撓緣命將事大臣旣有聞不敢不以上陳爲此再行瀆
奏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附陝西軍事片 同日

再臣聞陝西人所說人事地宜謹采四條敬呈

御覽

一河南歸德府知府祝塏係陝西人該員勇敢殺賊業已著聞又興安府平利縣訓導史兆熊該員係漢中人興安漢中兩府處萬山中與楚蜀接壤該員於兩府地利情形最爲熟悉且爲衆所推服從前粵匪由楚上竄竹山失陷賊已至平利界關竟被擊退一切布置該員之力爲多請

旨飭令祝塏同籍與史兆熊協力辦團剿賊

一南山各處木廂鐵廠紙廠炭洞工作計不下數萬人同

州之大荔及沿河鹽鹻工作手指尤繁此等皆無業游民一經歇業易與匪勾結宜急令各廠東主繕造花名報明本縣令會同紳耆設法各給口糧團爲義勇重懸賞賜分遣其衆守各縣邊遠境界隘口其各縣附近要隘擇紳耆之有膽識者嚴密固守萬毋視該工作等爲不肖遂相棄絶致令無所得食甘心從賊彼等熟悉道路而又慣於登高涉險是無故又爲賊添數萬勁卒矣

一現在二麥被野民間一聞賊警必不待其成熟收穫大半間有愚民惜其未熟應令鄉間之稍有知識者務早勸諭令民芟刈爲清野計卽萬一芟刈不及宜付之一炬以

絕賊望則賊無糧足恃矣

一興漢各屬爲陜省西安屏蔽急須安撫使各防險以防賊竄擾現閒已調湖北省兵弁赴援宜令會同興漢各營及鄉紳團勇分守各緊要隘口賊一敗歸必圖盤踞一有不慎必致蔓延難圖此尤不可不慎也

王侍郎奏議卷十一

補遺目錄

請查辦軍營功賞虛冒摺　咸豐元年十二月二十日

奏為軍營功賞間有虛冒請
旨查辦以肅軍政而厲士心恭摺奏祈
聖鑒事臣伏讀九月二十日
上諭廣西軍興為時已閱一載現在逆匪竄聚永安當此賊勢窮蹙士氣奮揚之際統兵大員等自當乘機鼓舞多方激勵嚴明賞罰乃足厲士氣而肅軍心其官兵員弁遇有保舉參劾尤須核實平允庶人人知感知奮定可迅奏膚功等因欽此仰見
聖諭諄諄務重嚴明賞罰至意乃軍營中之報功猶多虛

揑欺冒功臣所聞前任博白縣游長齡及該縣紳士朱德璲尤虛冒之甚者查游長齡上年議辦團練章程簡明不擾曾經兩廣總督徐廣縉飭屬通行似係有用之才詎知遇賊以後專務欺飾其蹟已顯著者如先經揑報殲斃賊匪劉九嗣經廣東生擒奉

旨飭查而廣西僅以該員稟報並未查驗等語覆奏將游長齡交部議處夫以著明賊首竟敢揑報殲斃則所稱殺賊無算者可想矣又聞賊首劉八先充游長齡轎頭本年春間劉八曾用愚弟帖差人告知該縣謂我們素有交情斷不進城滋擾不必憂懼等語是游長齡先既失察

肘腋繼復徇情故縱矣至於沙河之戰均係廣東兵勇追殺而游長齡捏報招集團練六千幫同堵截夫果有六千人堵截該匪何能逃回龍潭再復竄逸耶又據報松山之戰賊匪大敗將軍頭余四被殺秤鈎灣之戰殺賊三百餘人內有先鋒十一人實則余四在松山與匪黨吳晚分夥爭鬭被吳晚等殺斃與博白團練並無相干秤鈎灣之戰博白團練大敗並無殺賊之事何處覓得先鋒十一人耶聞該縣所以得虛名之故因該縣紳士以朱姓爲大族該縣署內自教讀以至帳房無非朱姓之人而與朱德璲尤稱至好查剿捕劉八保舉案內朱姓共十八人可見游長

齡屢報勝仗均有朱德璲督率實則賊匪內有黃錦泗因爭鬬散夥經博白鄉民捉獲朱德璲將其保出屢次打仗皆係黃錦泗帶勇並非朱德璲督戰賊匪恨黃錦泗至甚擁眾至朱德璲家佔據房屋逼索黃錦泗朱德璲託出張子與林十八二人說合將黃錦泗獻出始行解出又賊匪吳晚一股會至朱德璲家家屬盡逃有逃不及親丁二人躲朱德璲牀下被賊捉出鎖勒索贖又朱德璲春間帶勇協攻徐亞二一股德璲爲賊所擄拘禁三日始得放還凡此各種情狀共見共聞乃與游長齡曡列薦章渥荷

恩賞人心安得而服軍令安得而行耶尤可異者聞廣東

擒獲吳曉時於身上搜出印票一張係游長齡發給吳曉收執有令沿途驗放毋庸查拏字樣游長齡所行如此猶稱廣西幹員無怪軍營兵弁皆不用命也或謂用兵爲
國體所關不得不虛報勝仗以壯聲威此尤巧於欺罔之詞夫
天威遠震何患不迅速盪除要在善於籌策若以報捷爲得計倘捷音日報而匪勢益猖其將誰欺且逆匪想亦知邸抄倘見
朝廷之可欺愈幸
國家之無人將玩侮日甚餓益張而計益狡矣相應請

旨飭下賽尚阿徐廣縉將游長齡朱德璲欺朦情形確切查明如果如臣所聞務即從嚴懲辦以肅軍政此外有似此欺飾者一律查明辦理庶賞罰嚴明軍心知所厲亦賊膽藉以寒矣臣既有所聞不敢不據實直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請將革員効力片 咸豐三年五月初三日

再臣前巡視中城時接見司坊每詢以地方情形並歷任現任五城各員能否以冀識別人才據司坊等咸稱已革北城副指揮任正訓辦事認眞緝捕尤屬勤能到任甫及二年疊次拏獲要案重犯奉
旨賞換六品頂戴以應升之缺儘先升用欽遵在案嗣因海甸老虎洞刼案疏防革職甚爲可惜臣因留心訪察所聞多屬相符伏思賞功罰罪
國家自有常經原不能爲一人稍從寬典惟該革員業經革職則法已行而該革員曾經疊遞

恩賞則才可念現在正當用人之際可否請
旨飭都察院堂官將該革員察看如果臣之所聞不妄或
許奏請發交五城令其自備資斧効力協同緝捕俟緝捕
果有成効再准酌量保奏在該革員得蒙
恩施格外自必益加感奮在五城多一出力緝捕之員似
爲有益而他人之有罪無功者亦不得援以爲例臣爲惜
人才起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上諭太常寺少卿王茂蔭奏請將革員發交五城効力等

語已革北城副指揮任正訓據該少卿保奏該員平素緝
捕尚屬勤能著都察院堂官酌交五城効力如果緝捕得
力再行奏明請旨欽此

論刑威好惡摺 咸豐三年六月三十日

奏爲敬陳管見恭摺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見今日賊至繁矣兵至怯矣財用至耗竭矣然而言剿賊則剿而愈紛言增兵則增而愈弱言理財而耗財者且百出何以言之前之患賊獨廣西耳今剿辦數年蔓延各省是剿而愈紛也前之調兵獨近省耳今遠調至東三省而初到江南遇賊輒退是增而愈弱也前之耗財獨軍務耳今南河合而復決南河甫聞北河又告是耗財者百出也然則處今之勢非力革夫循故蹈常之爲而深探本源以大求振作不可得而治臣聞天下之勢有强

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處强利用惠處弱利用威今
天下非小弱也幅𢄙之廣人民之衆古未有也賊雖滋擾
數年蔓延數省固未嘗竊一郡邑之地也然而民人有敢
於輕視其上之心將帥有敢於輕視
朝廷之意蓋有日形其弱者何則逆賊雖多非有叛州叛
邑皆叛民也是民之輕其上也琦善慧成甫到援州壘報
勝仗而今轉寂然謂賊難剿則前何以勝謂賊易剿則後
何以不勝豈兵之初勇而後怯與抑賊之先弱而後强與
蓋其前之勝敢於欺也後之不勝敢於怠也
皇上諭旨邇嚴矣而臣聞有闊

命不行者有擁兵不動者聞
命不行雖周天爵龔成亦所不免至擁兵不動則如琦善
奏雙來陳金殺官先登城衆兵呼應不靈應接不上夫大
帥用兵而曰呼應不靈此何言耶又奏瓜州紳士水陸進
攻衆寡不敵夫紳士進攻矣該處離揚僅二十餘里鼓棹
揚帆瞬息可達自巳至申攻戰數時之久即未約於前亦
可應於後該大臣直若罔聞耶聞鍾淮有二十五次請兵
之稟大帥不應乃憤而赴敵初未敢信今觀所奏則信矣
此二奏者蓋該大臣安坐既久慮有參奏特以此見進攻
之難而不知即自具擁兵不動之供狀也不然大帥有令

則呼應靈矣官兵皆動則眾寡敵矣庸有此耶方今揚賊困一危城猶且如此設一旦奮其數月休息之力乘秋爽馳突而出何以禦之且各路大兵日費不知凡幾即使賊無能爲而扼我之吭而不能解日事糜餉而不能息亦且自困而該大臣等悍然不顧敢於驕惰如此者輕

朝廷也自庫案不殺庫丁而人不畏法自豐工不殺王熙善而官不畏法自賽尙阿不能用遏必隆刀而軍不畏法此而不治必將有大於此而遂寖微寖消以至於不可救止者誠欲治之則不得不用威以立法欲用威必自叛民始欲治叛民必自將帥始治叛民者將帥之責也御將帥

者
皇上之權也君者天也恩則爲雨露威則爲雷霆誠一旦
赫然振起而用威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如風雨雷霆
不知所從發而不可遁逃天下曷敢不震慄然而王者之
刑威賞不測而好惡必無私大學言平天下必先與民同
好惡自賽尙阿之赴廣西也天下多以爲不可而
皇上信之任之不以人言動之今天下又有共以爲不可
者而
皇上又信之任之不以人言動之
皇上之信任是也而所信任者非也天下亦何惡於一二

人第恐有爲賽尙阿之續者時事遂以不可問耳

皇上獨奈何示民以私耶若夫刑威之柄自

上操之天下誰得而竊之今

皇上亦嘗有所嚴切督責矣凜之以

國法而若不動何也以爲見聞習慣不過爾也且以爲

上方任之必不見罪即或見罪必不見收即或見收必不見殺必且輾轉復用此非獨在事者窺之天下亦莫不窺之如賽尙阿之不殺固早在人意中也

皇上操刑威之柄獨奈何使人得窺如此乎前者張亮基之奏曰法行自貴天下無不用命之人罰不逾時軍中自

有震動之意一時傳誦以爲名言蓋誠有見於此昔宋臣
蘇洵感宋之弱著審勢篇反覆申論以爲必出於尚威於
今日事勢頗多切合臣雖師其意而言不能明恐不足以
上啟
聖聰願
皇上取其篇而詳覽焉抑臣聞昔者
世宗憲皇帝之御天下也明燭乎人所不及覺而威行於
人所不及防使一時臣工咸凜凜於咫尺之威而無敢少
玩願
皇上恭閱

實錄身體而力行之於以靖逆難而致安平不難矣臣以

一介庸愚數月之閒疊蒙

聖恩不次超擢自維材識駑鈍氣體早衰無以仰酬

高厚日夜思維勉竭愚慮但期有萬一之裨不敢顧禍罪

之及謹恭摺密奏伏祈

聖鑒無任惶悚之至謹

奏

請飭察看發往軍營各員片 同日

再臣於上月二十六日伏讀

上諭給事中吳廷溥保奏人員一摺翰林院庶吉士陳蘭彬頭等侍衛王灼已革廣東南韶連鎮總兵孫湛英均著發往直隸交桂良察看如果得力即奏留於直隸差遣委用倘各該員等無裨實用即著撤回前據太常寺少卿王茂蔭保奏庶吉士傅壽彤已有旨發往河南軍營交陸應穀察看具奏欽此仰見

聖慮周詳務裨實用至意臣思凡開列人員請

旨發各省軍營者在陳奏之意祇以軍營需材但有一長

足備任使即欲發往以冀多得一人之力早收一日之功軍中攻戰勞苦應無安逸可圖即求升用必待有功與他項保舉不同在發往之員必能有裨實用方爲得力若與實用無裨轉足虛糜兵餉是保舉不嫌於寬而察看必宜於密所有保舉發各省軍營之員均應請

飭各省統兵大臣察看是否有用以別去留正無庸以係

奉

旨發往之員稍存瞻顧再臣前於正月間列有用之才單內有已革廣西候補州同楊培楚一員於道光二十七年湖南匪徒雷再浩滋事句結廣西匪徒羅亞旺范得迺等

圍攻平樂府該革員帶勇殺賊頗著戰功以年前在署來
賓縣任內有案罣悞未得保奏廢棄可惜故請發向榮軍
營差委嗣聞人言多有謂其出身不正者臣意軍營需材
貴能殺賊當先問其人之能不能至其出身之正否似可
俟大功告成再行分別定議唯該革員之能殺賊臣僅得
自訪聞計已到向榮軍中該革員果如所聞自當立見應
請
飭向榮一併詳加察看如該革員果有可用不妨暫留如
係謬得虛名則廢棄自其本分卽應奏明飭令回籍臣歷
次開列人員多出訪聞不敢謂無所誤實不敢有所私據

實直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上諭太僕寺卿王茂蔭奏發往軍營各員請飭察看以別去留等語自軍興以來內外臣工保奏各員迭經降旨發往各軍營差遣委用惟該員等能否得力自須從實甄別以免濫竽著各省統兵大臣於各員到營後隨時察看凡已經著有勞績及才具可用實有裨益者自應留營差委其於軍務不甚得力者或查有別項劣蹟者即著奏明分別撤回查辦不得以特旨發往之員稍事姑容欽此

請將張凱嵩發往營差委片 同日

再臣聞前廣西即用知縣張凱嵩湖北武昌府人乙巳進士道光三十年咸豐元年在署梧州府蒼梧縣任時賊匪肆擾正甚該員練勇殺賊賊目鄧立奇鄧亞八等皆就擒後署臨桂首縣防堵得力歷著勞績由軍功保奏以知州升用先換頂戴該員心地光明辦事敏捷凡拏賊俱見果決尤能料事於軍情頗有臨機應變之才聞以殺賊甚多賊深恨之陷武昌時特訪其家家屬全行遇難見在丁憂

請

飭湖北巡撫查該員如已回籍似可就近發往江南隨營

差委以資得力謹附
奏
上諭太僕寺卿王茂蔭奏請將丁憂在籍之廣西知縣候
升知州張凱嵩發往軍營差委等語張凱嵩著湖北巡撫
查明飭令前往江南交向榮軍營差遣委用欽此

諭李嘉端及廬州團練片 咸豐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再臣因安徽撫臣李嘉端不得民心以致省城危急正在繕摺具奏適讀日抄仰見

聖明遠照將安徽巡撫李嘉端革職而以江忠源補之臣爲鄉里幸更爲天下幸曷勝欽服之至李嘉端所以不得民心之故首由信任非人如前任廬州府胡元煒庸懦貪污聲名狼藉經周天爵奏參革審而該府仍留署篆有徐淮者本已革之蠹役自周天爵爲廬鳳道時挈之入幕遂竊病故胡元煒乃收爲門生引爲該撫腹心現戴六品頂戴藍翎徐淮倚勢作威擾害閭閻民尤怨恨又署懷遠縣楊

昌拔性極貪鄙上年冬間忽傳京師行鈔禁錢鋪不准行票婪取多贜今夏逆匪竄擾官紳方在守禦該縣率眾潛逃賊退後縣差王成等肆行搶掠該縣回署不問但搜取良民衣物名爲充公又將周天爵所獲土匪衣物七十餘包交該處爲團練費者悉取入署多以肥己鄉民怨恨而該撫名爲撤任仍復委任凡此皆李嘉端之所以不得民心者今該撫雖已革職而胡元煒等恐仍用事請
飭署撫劉裕鈖即將胡元煒楊昌猷等革去職任重治徐淮害民之罪以慰民心再廬民專恃團練據早自正月安慶失守江北土匪肆起經周天爵令練勇格殺數人地方

稍靖該撫到任輒欲翻案以仇殺辦諸練勇雖經呂賢基
力勸而止而一時團練之人無不離心以致賊來莫肯出
力臣聞合肥團練惟城中有徐淮用事正人不出甚不足
恃各鄉皆多可用如東鄉廩生唐會衢翰林院庶吉士黃
先瑜監生郭有訓南鄉廩生吳毓芬監生姚恩祺西鄉文
舉人周沛霖趙鳳舉北鄉副榜司璵廩生龔永孚文生劇
德模李鶴章等所辦均屬有成每團驍健或千人數千人
不等一呼可以響應今李嘉端業經革職眾心必翕然一
新請
飭署撫並周天爵呂賢基李鴻章等趕早勸諭諸團總勉

以忠義資以糧餉葢諸人惟龔永孚家屬有餘其餘均係寒士力難捐貲自効非資以糧餉不能出力果得諸人出力必成眾志之城廬州未失可以保守廬州有失可以即圖收復事關緊要爲此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旨太僕寺卿王茂蔭奏參已革廬州府知府胡元煒貪汙狼藉將蠹役徐淮收作門生倚勢擾害經周天爵奏參革審李嘉端輒將該員仍留署任署懷遠縣知縣楊昌拔貪鄙婪贓遇賊潛逃並任聽縣差王成等肆行搶掠李嘉端

雖名將該縣撤任仍復委用等語似此貪劣之員若不嚴
行懲辦何以整飭吏治而服民心著劉裕鈐將該員劣款
逐一確查從嚴參辦並提同徐淮王成等嚴審確情按律
懲辦至合肥縣辦理團練之廩生唐會衢翰林院庶吉士
黃先瑜監生郭有訓吳毓芬姚恩祺舉人周沛霖趙鳳舉
副貢生司澳廩貢生龔承孚文生蒯德模李鶴章所辦團
練俱有成效著該署撫傳諭該紳耆等加以獎勉令其實
力護率保衛鄉閭並查明各屬紳士捐資出力能殺賊立
功者即行奏請以勵俟朕施恩欽此

請將黃元吉李登洲治罪片 咸豐三年十月初二日

再臣聞已革安撫李嘉端初派李鴻章曾帶練勇千人駐守東關於六月間忽令撤減數百名於八月初又令知縣黃元吉帶勇往東關與李鴻章換防黃元吉於七月初十邊已到巢縣距東關僅四十里李鴻章因賊闖進裕溪運漕自十六起每日飛函催令前來協助而總不至至十九日李鴻章練勇與賊打仗後黃元吉夜深始到二十日早所帶之勇畏賊復來欲先散去將東關村鎮居民擄掠一空而走黃元吉不能留亦不能禁清溪河釣魚臺一路百姓號泣呼冤稱家中都被黃強盜搶盡李鴻章往查看各

家鍋碗俱被打碎連李鴻章寄存火藥亦被搶擄又知州李登洲續帶勇至東關所帶之勇亦甚騷擾與黃元吉相復聞該二員現在革職戴罪效力竊謂不能約兵不能恤民之員必不可用用之適足憤事斷無力之可效伏乞

皇上將該二員治罪以慰人心謹附

奏